

序

“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

高洪波

理论的繁荣，历来是创作繁荣的一种确认与佐证，自然也是创作的促生剂和成长素，说营养源也不为过。故而虽有刻薄的作家讥讽评论家为大树上寄生的“木耳”，实际上则不然：标榜自己从不关心理论的作家，有，但不多；而且他们也许能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作家，可照我看来，充其量是“名家”，绝对成不了“大家”。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即便是天才的创作实践，也毫无疑问带有几分自发的、冲动的和盲目的性质，由“自发”到“自觉”，是认识的升华，也是理论的功绩；对于实践者而言，拥有理论指导的同时，也就拥有了视野、角度、深度等诸多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层面。一个作家一旦寻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位置，他的创作势必带有相对的明确性、合理性，这正像一个乡村棋手借助于棋谱提升自己的棋力一样，“棋谱”是理论，也是规律。

但“棋谱”不是“武林秘籍”。

儿童文学的创作，借助于自上而下的共识，从中央到众多的少儿出版社、报刊杂志社直至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个体的共

同努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而儿童文学理论，从90年代起，由湖北少儿出版社率先推出“儿童文学新论丛书”；1992年湖南少儿社不甘其后，推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到1994年，甘肃少儿社一步到位，同时推出六卷本“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儿童文学论丛”，稍后，江苏少儿社推出“中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丛书”。这几大套理论丛书的问世，与创作的繁荣互为因果，向读者展示了儿童文学理论界强劲的实力。

被称为少儿出版界“龙头老大”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述几套丛书出版之后，决心利用自己“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下决心在本世纪末推出一套与“龙头”地位相称的理论丛书，以促进、证实儿童文学理论的繁荣，推动与召唤跨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站在世纪之交，对本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作结，又对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前瞻。这无疑是一种大举措，本丛书入选的十二位作者，将以各自的才华学识、见地修养，证实“跨世纪儿童文学”自身所应具备的素质。

我更高兴地看到，儿童文学理论界除了王泉根、吴其南、方卫平、汤锐等一批受过严格理论思维训练的批评家外，尚有曹文轩、梅子涵、班马、彭懿等若干具有创作实践的作家介入，这定当使“距世纪儿童文学论丛”在具备理论的深刻性的同时，还具有创作实践的指导性，它们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文学本体之外，涉及到儿童心理学、儿童美学、社会伦理学直至神话学、行为科学诸多领域。这是由80年代青年作家的主力阵容与90年代青年批评家的代表人物相互交叉、映照而成的一座理论林带，是思索者与求索者挽臂前行的一片文学图景，这里面有我的师友与朋友，也

有熟悉而又陌生的同道，儿童文学界将因这套丛书的面世而重新掀起理论的兴趣，我愿意用自己笨拙的笔为他们鼓与呼！
是为序。

1997年8月7日

目录

绪论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 1

一、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意义 / 2

二、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方法 / 5

三、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 12

第一章 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 18

一、天使？抑或恶魔：人性论概观 / 19

1. 性善论 / 19

2. 性恶论 / 21

3. 性有善有恶论 / 23

4. 性无善无恶论 / 24

二、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 25

1. 信任儿童本性：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 25

2. 人性观检验：《蝇王》《麦田里的守望者》比较论 / 28

3. 儿童文学的使命：“给这个世界再一次带来信仰和希望” / 34

第二章 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42

一、“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 43

二、传统基督教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45

三、卢梭主义与儿童文学 / 46

四、浪漫派儿童观、童心主义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50

五、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 52

第三章 童年人生的珍贵价值 / 56

一、儿童生命的内含价值 / 57

二、为了童年自身而存在的童年 / 61

三、功利主义儿童文学批判 / 69

第四章 儿童·成人：人生的两极 / 74

一、两极区分的意义 / 75

二、儿童：独特文化的拥有者 / 77

1. 儿童独特的存在感觉 / 78

2. 儿童独特的价值观 / 81

3. 儿童独特的人生态度 / 84

三、儿童文学：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 / 88

1. 寻找儿童文学的暗语 / 88

2.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存在 / 91

3.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的“同案犯” / 104

第五章 感性的儿童与感性的儿童文学 / 108

一、感性、理性与人的发展 / 109

二、艺术在本质上是感性的 / 116

三、感性的儿童与感性的儿童文学 / 122

1. 感性化的儿童 / 122

2. 感性的儿童文学 / 128

第六章 动态成长的儿童与儿童文学 / 150

一、成长的必然性 / 151

二、成长的意味 / 155

三、与生活搏斗的儿童 / 157

四、与现实适应的儿童 / 169

五、自我发现：成长中的“哥白尼革命” / 174

六、性意识的觉醒：成长中的“成年仪式” / 187

第七章 纯粹的审美能力与纯粹的艺术 / 195

一、儿童的审美能力评价 / 196

1. 对疑问的疑问 / 196

2. 儿童期是文学期 / 202

3. 纯粹的审美能力论证 / 206

二、儿童文学：纯粹的艺术 / 224

1. 对疑问的疑问 / 224

2. “大狗”叫，“小狗”也叫 / 226

3. 倾听“小狗”的声音 / 229

4. 自然、朴素：儿童文学的艺术品格 / 235

第八章 儿童文学作家“自我表现”的特异性 / 249

一、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精神需求 / 250

二、成熟的“儿童”：自我表现的特异性 / 253

1. 成熟的“儿童” / 253

2. 成熟的“儿童” / 263

三、作家·儿童：秘密结盟的“团伙” / 270

结 语 / 280

后 记 / 282

主要参考文献 / 285

绪

论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美国的美学家W·E·肯尼克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像奥古斯丁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样，我们也知道艺术是什么。只是当别人问我们艺术是什么时，我们才答不出来。”^①面对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我也常常感到有着肯尼克所说的这种困惑：当没有人问我儿童文学是什么时，凭着自己的阅读感受、审美体验，我倒似乎能够把握儿童文学是什么，可是，当我试图“理论”地阐述儿童文学的本质时，心里却又是一片茫然。在我这里，从心中的感性体悟到达语言层面的理性表述，其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我发表的研究儿童文学的第一篇论文与撰写的这本论述儿童文学本质的小书之间横亘着10年的时间。这10年里，“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一直是如影随形，追之不来，舍之不去。这是苦恼、困惑的10年，也是思索、探求的10年。我个人之所以要花费10年的时间来努力填充这一理论问题的空间，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才学不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本来就是难以企及的阔大艰深的研究对象。因此，我希望读者看到这本小书中我那些不无自信的观点时，不要把它们当成是对儿童文学本质的认识的结束，而是看作一种思考的开始。

一、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意义

儿童文学本质论所要回答的是“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所要建立的是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儿童文学观。就像一般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史三个部分一样，儿童文学研究也由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评论、儿童文学史三个部分组成。儿童文学本质论是儿童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它对儿童文学理论中的其它问题，对儿童文学评论、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儿童文学的本质论是从事儿童文

学研究的人应该尽力首先解决的理论问题。

将成人文学理论研究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相比较，其本质论的特点和重要性是不同的。在运用语言并通过形象来观照人生这一点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是一致的。因此，一般文学理论的大部分价值标准都适用于儿童文学，也可以说，成人文学理论的建设，为儿童文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可资运用的资源。但是，儿童文学虽然与成人文学系一母所生，彼此的品格却有极大的区别。

成人文学的本质论是在人类语言文化系统中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的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本质区别。而儿童文学的本质论似乎已经无须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新时期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常时期”的理论应对，它对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并无根本性帮助）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文学这个系统中揭示儿童的文学与成人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显然，成人文学本质论的跨性质比较，与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同性质间的差异比较的难度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在本质论方面，才往往要比从事成人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有着更多、更深、更持久的困扰。

然而，儿童文学本质论又偏偏是儿童文学研究者最无法绕开的区域，并且还是应该尽早涉足的区域。

在成人文学研究中，关于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一位作家是不是文学家的论争是很少发生的，成人文学研究中的争论大都是围绕着作品、作家的优劣展开的。然而，儿童文学研究则不仅要作品、作家的优劣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还需要对其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家作出价值判断。这是由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成人文学作家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时，一般不会出现把作品写成非文学的东西的结果，即使他的作品再晦涩难懂（如被称为“天书”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再缺少读者，一般也不会失去文学属性。然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则不同。虽然儿童文学的读者群具有双重结构性，即不仅包括年龄意义上的儿童，而且也包括心性意义上的“儿童”（成人），但是，不能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不被儿童所阅读的作品便不能成为儿童文学，乃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作者要写儿童文学的主观动机，未必一定产生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的客观效果。研究者、评论者在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是否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时，一方面要根据作品在儿童读者中的接受情况，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对儿童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即根据自己的儿童文学观进行验证。

当然，与真理恐怕只有一个的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以人类的思想、情感、意志、心态为对象的文学研究，不可能存在人人认可的结论。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多少研究者的个性，就有多少种理论。因此，研究儿童文学本质时，只要是系统、合理、具有统一价值观的理论，就应该给予其存在的合法权利。事实上，对儿童文学本质的认识历来是见仁见智、持论不一的。正因如此，在儿童文学评论中才经常不断地出现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大相径庭的评价，出现针锋相对的争论；在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中，才经常出现因儿童文学观的变化而对儿童文学史的问题磨洗钩沉、重新评价的现象。

对儿童文学研究个体来说，儿童文学本质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一旦建立起来的儿童文学本质观也会随着创作的发展、时代和自身的变化而重新建构。但是，不管怎样，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具有探索儿童文学本质的自觉意识，力求尽早和尽可能完善地建立起自己的儿童文学本质观。因为没有一个是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儿童文学观来观照，儿童文学的各方面研究，就会因为缺乏统一的价值系统而陷入盲目性、摇摆性和混乱性，从而使研究失去学术品格。事实上，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中曾经存在、正在存在着这种问题。

二、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方法

当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时，他曾经兴奋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移动整个地球。”在儿童文学本质的研究中，寻找理论的根本支点是至关重要的。何谓本质？一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所以为该事物的性质，是能将一事物与它事物相区别开来的根本属性。“儿童文学”这一表示一种文学样式的名称本身就显示了它是在与“成人文学”相关系、相参照的情况下产生的。正如“儿童”不是与“人”、“男人”、“女人”相对立，而是与“成人”相对立才能存在的概念一样，“儿童文学”也是与“成人文学”相对立才能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从根本而言，儿童文学的本质论只有在与成人文学的区别而不是联系中才能建立。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很简单明白，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而成人文学是成人的文学。我并不是在搞语言的游戏。我这样讲，是因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包括本质研究中，的确存在忽视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这一简单常识的问题。常识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但是，真理却总是寓于常识之中。因此，忽视常识便很容易与真理失之交臂。

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而是儿童文学，因此，儿童这一存在对儿童文学的本质具有决定性，就是说，开启通向儿童文学本质大门的钥匙紧握在儿童的手中。我历来认为，儿童读者是具有健全的感悟儿童文学艺术神髓的审美能力的，但是尽管如此，批评精神还没有成熟起来的儿童仍然不可能回答儿童文学本质这一问题。正如儿童文学的创作只能由成人来完成一样，儿童文学本质的研究也只能由成人来完成。读者马上会发觉我的话中存在矛盾：既然儿童文学本质研究只能由成人来完成，开启通向儿童文学本质大门的钥匙怎么会握在儿童手中呢？

这需要说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作为

儿童文学作家的成人不是像成人文学创作那样，是成人为成人创作，而是成人为儿童创作。在成人文学生成中，成人（作家）所以能为成人创作，是因为成人（作家）对成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态具有体验、理解和认识；同样，在儿童文学生成中，成人（儿童文学作家）所以能为儿童创作，也是因为成人对儿童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状态具有体验、理解和认识。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生命的体验、理解和认识程度，决定了他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质地的优劣程度。如果作家能够走入儿童的生命世界，将自己的生命与儿童的生命融为一体，像尼·诺索夫那样成为儿童的“自己人”，那么，他就会从儿童手中得到那把登堂入室的钥匙。同理，儿童文学研究者如果能够进入体验、理解和认识儿童的最深层，将自己的生命与儿童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儿童的“自己人”，他也会从儿童手中接过那把钥匙，真正步入儿童文学的殿堂，发现儿童文学的本质。

我所说的成人对儿童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便是成人的“儿童观”。儿童观是成人在人生哲学层次上对儿童这一生命存在所作的认识和观照。它是成人将自己的生命与儿童这一生命体相撞击、相融合后的结晶。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儿童观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根本支点；对儿童文学研究者而言，儿童观是其儿童文学（本质）观的根本支点。

1988年我曾发表文章，提出了“儿童观——儿童文学的原点”这一观点，^②同年，我又发表了《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一文，^③尝试以儿童观作为视角，研究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对儿童生命世界的理解和把握。紧接着方卫平撰文进一步提出“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④的重要命题；王泉根在其学术专著《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⑤中深入阐述了“儿童观：儿童文学的美学原点”的理论思想；而1996年，班马以多年治学“儿童美学”之积累，在《儿童文学研究》的“热点争鸣”栏目开展的关于儿童文学本体理

论建设的学术讨论中，发出了以“儿童美学”作为儿童文学本体的根基的呼吁。这些理论现象都表明，新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完成向文学回归的战略行为之后，已经着手在立于儿童生命基点之上的儿童观或“儿童美学”与儿童文学本体之间进行新的理论搭建。

儿童文学研究既然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它存在的界限、范围和属于自己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就应该有它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从学科建设来看，就是儿童文学的哲学基点，没有这个基点，儿童文学这门学科只能如立散沙之上，无法建成高耸的楼阁。

在方法论上，我认为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必得以儿童哲学为自己的根本立足点。这里说的儿童哲学不是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哲学，而是叔本华、尼采、狄尔泰式的重视主体感性的诗化哲学，因此也可以说是诗化的儿童生命哲学，即诗化的儿童观。在儿童文学本质研究中，儿童心理学是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儿童心理学既不能作为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根本理论支点，也没有整体移植和套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因为正如美学家桑塔耶纳所言：“现代人即使在心理学的领域内，也是首先研究知觉的功能和知识的原理，仿佛借此可以认识外在的事物，他们比较忽视想象力和感情这纯粹主观的人性方面。”^⑥就以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而言，其作为主导的哲学认识论是无法把握儿童的主体生命活感性的，因而也是无法解开儿童文学世界的本质奥秘的。

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儿童文学本质之间存在着衡定的唯一无二的本体逻辑关系。正如不能先于研究人去研究文学一样，我们也不能先于研究儿童而去研究儿童文学。探求儿童文学的本质，无可避免地要去探求儿童生命的本质，并在这一探求过程中，建立起自身的儿童观，由此儿童观指引，寻找到通向儿童文学本质的大路。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重中之重。

意大利历史哲学派美学家维柯对美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运用了历史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他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有一个总的原则作为出发点：“凡是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它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发生出来的过程。”^⑦这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应从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来研究。如果借用维柯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儿童观对儿童文学的根本制约：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以近代儿童观对“儿童的发现”为前提的；儿童文学一经产生，就在历史上存在的多种儿童观的操纵下，生成了多种形态的儿童文学。（详见本书第二章儿童观与儿童文学）那么，有多种儿童观和多种形态的儿童文学存在是否就能证明儿童文学有多种本质呢？

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在萨特的著作中，屡次讨论过一个著名的论题：“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人与物不同，物是一种自在存在，人则是自为存在。萨特宣称，“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论题只能适用于人，只有在人的身上它才显得有价值。尽管存在主义者对这个论题众说纷纭，但他们都同意这个论题是他们对人的分析的重要依据。儿童文学与它的创造者人一样，也是一种自为存在。由此推论，儿童文学的存在先于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这一存在也可能像人的异化一样，分裂成本来的儿童文学和非本来的儿童文学。我们应该将儿童文学的本质看作儿童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扬弃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文学的本质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历史生成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蕴藏于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中，生成于自身不断变革更新之中。因此，审视儿童文学的本质需要建立一个历史之维。当我们把儿童文学交还历史之时，我们与其是在诘问儿童文学的本质为何物，莫如说是在求索儿童文学的本质生成为何形。历史上存在着压抑儿童天性、束缚儿童成长的教训主义儿童文学，但是，它并不能反映儿童文学的本质；现实中存在着大量艺术水准低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低劣的艺术。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必然是存在的。不合理的存在会在夜间成为昨日黄花，合理的存在经年历载也会依旧生机盎然。

儿童文学本质论以儿童观为根基。有各种各样的儿童观，但是，儿童文学的本质却并不与其一一相对应。当儿童文学本质研究注目既成的形形色色的儿童文学存在时，要发现那些与儿童生命本质、儿童审美需求本质相契合的那些儿童文学存在，在此基础上建立儿童文学本质理论，而对那些与儿童生命本质、儿童审美需求本质相疏离，甚至相悖的儿童文学存在则应采取批判的立场。可以这样说，有反映儿童文学本质的儿童文学存在，也有不能反映儿童文学本质的儿童文学存在。从存在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不能反映儿童文学本质的儿童文学就不是儿童文学，但从价值判断的立场上，我们却可以说哪些是好的儿童文学，哪些是坏的儿童文学，哪些是有益的儿童文学，哪些是有害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本质理论正是为这种价值判断提供依据的。

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它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自主选择的一种行为。儿童文学作为自为的生成物，其存在是形形色色的，但是对研究个体而言，儿童文学的本质却不可能是形形色色的。哪些儿童文学能够反映儿童文学的本质？这既需要判断，更需要选择。选择就避免不了排斥。这也可以那也可以的调和说法，等于消解了本质。

我也在“选择”。我曾经想把书名冠以“我的儿童文学的本质”。但是，它有些不像书名。不过，我在这本小书中讨论的的确不是一切存在过的儿童文学的本质，而只是一部分儿童文学的本质，我认为这部分儿童文学才真正反映了儿童文学的本质。我把某些被异化的儿童文学存在，作为探求儿童文学本质的参照物。

我认为建立儿童文学本质理论，必须具有“名著意识”。所谓名著，是指那些经受住儿童读者和时间的双重检验，在广阔的范

围内得到公认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我选择了这些名著，因为我相信，“任何一种特定事物的定义也就是那一类中的好事物的定义，因为一件事物在它那一类中是好的事物，它就只能是具有那一类特性的事物”。^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论是企图建立在对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体验之上的。进行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我必须将目光盯住在质感最强的那类作品身上。当然，本书给以肯定的作品中，也有还未得到“名著”这一定评的作品，但是，它们却是符合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观，符合我的儿童文学理想的。我并不抱着建立高深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奢望，只要我对这些好作品的审美体验基本上是切实的和准确的，我就会给自己鼓鼓掌，因为我知道达到这个程度，对我已是十分困难。

当然，我不想在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为立论依据讨论儿童文学的本质时，把儿童文学的存在看得狭窄和单一起来。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儿童文学理想，就养成儿童文学判断上的一种洁癖。理想应该坚持，但是应该在现实中坚持。理想会与现实斗争，也会与现实达成适当的妥协。在儿童文学这片稻海中，那些颗粒最为饱满的稻粒可以作为传播的种籽，不甚饱满的也可以作为食粮，而夹杂于稻粒之中的稗籽是必须剔除殆尽的。

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是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具体说，它囊括了给3岁至15岁的儿童读者的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超过15岁的读者，我以为可以交由青年文学、甚至成人文学来服务。（当然，有15岁以前的早熟儿童去读“大书”，也有15岁以后的青年来读“小书”的现象。但是，它们都不能改变儿童文学的儿童读者为3岁至15岁的儿童这一目前仍然通用的基本原则）在新时期里，王泉根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将儿童文学三分天下的主张，这一观点对作家创作最具价值，而且也确实解决了儿童文学理论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不过，我认为，就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而言，还是有必要将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分合一。儿童文学的本质论应该是一种整体观，应该对

各个年龄层次的儿童文学具有整体的涵盖力和统摄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并不考虑面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不同技术层面，而只探讨其共通的生命哲学和审美意蕴。

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研究采用体验在先的论述方法。我认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尤其是对儿童的研究方面）在整体上谈玄说理过多，却很少将理论的支撑者——事实体验推到前台来，就是说，悬浮的立论多，踏实的实证少。在实证方面，刘绪源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开了一个好头。他有理论框架，但绝不缺少对作家、作品、思潮等的事实体验，这就使其著作血肉丰满地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读这本书，我们能切实感受到研究者那种令人信服的儿童文学悟性。另外，汤锐的专著《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也是将富于感性的散文笔墨与逻辑严谨的理论阐述相融合的理论佳作。当然，理论研究有各种路数，不该专此划一。不过，我本人更推崇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理论境界。本书虽不能至，但我心向往之。

对儿童文学研究而言，最少不得事实体验，而且在理论表述上，也应该提倡实证的方法。因为儿童文学研究经常不是在谈论成人自己，而是在谈论儿童。（也许正是因为关于儿童的实证难以获得，我们才只好以谈玄说理来补拙）儿童文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很短，理论体系尚处于建构之中。大家都在摸索中前行，因此，在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没有合法化之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要出言有据，而不能仅凭假说，不能从推论到推论。由于本书将儿童观作为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根本支点，我就必得在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两方面拿出一些实证。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本小书实在是勉为其难的答卷。

“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灵魂学、精神主体学。我认为对儿童观和儿童文学本质的探寻，不能仅仅从纯学问的立场出发，把它作为谋生的饭碗或者智力的操演形式，而是应该上升到通过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思考，追问自身的生存哲学的层次，即把自己的生